



I207.411/198:8  
6950509  
0906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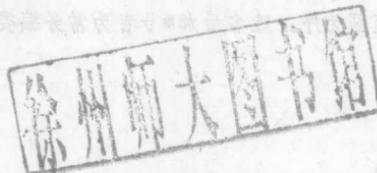
#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一年 第二辑

总第八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 编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6950509



百花文艺出版社



23093515

PS1090  
evidence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顾问: 茅盾 王昆仑  
主编: 王朝闻 冯其庸 李希凡  
编辑委员: 王利器 王朝闻 邓绍基 冯其庸\*  
刘梦溪\* 刘世德 朱彤 李希凡\*  
李厚基 启功 吴世昌 吴组缃  
杨宪益 周汝昌 周绍良 周雷\*  
张毕来 张锦池 陈玉刚 陈毓罴  
胡文彬\* 顾颉刚 陶建基 郭预衡  
蒋和森 蓝翎 蔡义江 端木蕻良  
廖仲安

(编委姓名以笔画为序, 姓名后加\*号者为常务编委。)

王道出 陈义海



诗文书画集·第2卷·第1期  
（1982）志学篇·志林篇

真武的脚底客不

诗文书画集·第2卷·第1期  
（1982）志学篇·志林篇

《晋书·五行志》

连南坐成碧瓦来更《洪武人二十对金》对——

（1982）晋书志

## 目 录

（1982）李太白	表翟归深矣实曹琳罪本
《红楼梦》与中国文学的发展	蒋和森(1)
论曹雪芹的师古观	李传龙(25)
关于曹雪芹的美学观	韩进廉(63)
曹雪芹与庄子	陶 白(79)
（1982）王一纲	从第五回看贾宝玉的思想性格及其形成
宝黛爱情描写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张俊 武静寰(135)
略论《红楼梦》诗词的评价问题	张志岳(157)
由晴雯谈到典型的个性描写	张春树(171)
《红楼梦》识小录（二）	邓云乡(179)
（1982）徐恭时	文星陨落是何年？
——曹雪芹卒年新探	徐恭时(191)
试谈曹雪芹的生年	章诚望(223)
有关后四十回作者问题的材料考辨	陆树仑(233)
（1982）江慰庐	“天香楼案犯”究竟是谁？
——对《关于秦可卿之死》一文的商榷	江慰庐(259)

## 一个不容忽视的发现

——香山正白旗村39号题壁诗文考析

.....冯精志 冯华志(281)

## 纂者何能成作者?

——读《金钗十二人何处?》与宋谋瑒先生商榷

.....孔祥贤(297)

## 目 录

玄烨和曹寅关系的探考 ..... 刘长荣(301)

《红楼梦》中的餚馔浅识 ..... 陶文台(336)

## 红注集锦

湘云一名之由来 ..... 萧 兵(156)

释“大海” ..... 刘 恒(169)

关于贾琮 ..... 卓启樽(221)

## 红楼一角

新发现程伟元的《双松并茂图》 ..... 邹宝库(178)

金陵十二钗应是三十六人 ..... 朱淡文(232)

红楼梦游戏图 ..... 薛 英(61)

一字之改见功夫 ..... 光 之(77)

## 红学书窗

《红楼梦诗词译释》(江西大学中文系编著) ..... 述 闻(102)

《红楼梦研究论丛》(《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 ..... 桦 山(24)

## 红学动态

- 本刊召开第三次编委会.....本刊记者(170)  
 中国《红楼梦》学会黑龙江分会、贵州  
 省研究小组相继成立.....申文甫(346)

## 海外红讯

-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简介.....舒 汎(132)

## 红楼画廊

- 暖香坞试制春灯谜.....佚名(清·嘉庆)  
 (收藏者 王树村)  
 宝钗扑蝶.....王叔晖



已且而。事本学文采相合。世八十风人。然与外不复接。而教其共。文脉断。直破大梦。蒙使承。京林木巴。頃是。一个。册子。原。印。在。春。游。如。也。次。典。印。《梦。光。上》。且。出。继。更。流。

## 《红楼梦》与中国文学的发展\*

蒋和森

曹雪芹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封建社会；其时，中国与世界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虽然这时在世界文坛上已经产生了象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这些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大师，但他们还不为中国人所知，更谈不上什么影响。然而，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有许多有共同性的创作规律会不约而同地表现在各国作家的作品里。契诃夫说得好：“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土上的天才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不过在他们的心里燃烧的是同一种火焰。”①

这种火焰也燃烧在《红楼梦》里。少年维特的烦恼，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等等，也以不同的形式和特点反映在《红楼梦》里；而且有些地方反映得更深刻、更有社会内容。

除此以外，《红楼梦》在创作上所表现的许多特色，特别

\* 本文是作者《红楼梦论稿》增订再版中的一篇。

① 契诃夫小说集《打赌集》，第29页。

是它那精密地反映生活和塑造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其成熟的程度不仅已经达到十八世纪的世界文学水平，而且与后于他一个世纪的巴尔札克、托尔斯泰等大师互相媲美。

需要提出的是，《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创作成就带着我们民族自己的特色；它是在中国文学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它既把我国文学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同时又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富有中国气派的贡献。这种贡献，虽然是出自曹雪芹一个人的创造，但他所走的道路，却是许多中国作家经过长期的努力开辟出来的。

是的，如果离开前人所积累的一切，即使是天才也不能前进一步。但是，天才必须创造，不能创造的便不是天才。真正的艺术家总是一方面继承，一方面又站在现实的基地上打破各种传统的束缚，从而在自己所开辟的道路上前进。

《红楼梦》产生在清代封建王朝统治最盛的“康乾盛世”，同时又处于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时间所给予的这种安排，是有它深长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提供了这部作品的内容。生活是一部作品赖以产生的基础，这自然是不用多说的了；但生活虽是构成作品的首要条件，却不是唯一的条件。把粗糙的生活素材加工成精美的作品，还需要艺术。而这，又必须取得一切优秀文学遗产的继承和借鉴。没有这个借鉴，任何天才也无能为力。

当中国古典诗歌，在八世纪的唐代，汲取了从先秦到汉魏六朝的创作经验而结出丰硕的果实并登上世界文学高峰时，为

什么没有同时也产生一部堪与《红楼梦》媲美的小说杰作呢？这并不是因为这一时期缺少文学上的天才，而是因为缺少产生天才小说家（而不是诗人）的条件。这一时期，中国小说文学就其总的情况来说，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还刚开始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艺术活动<sup>①</sup>，因此从这里很难产生出象曹雪芹那样成熟的天才。

不过，这一时期的小说家，对中国小说文学的发展却也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首先，他们扭转了六朝以前中国小说文学长期流连在神鬼怪异国土里的现象，扩展了所反映的生活面；并发展了小说的创作艺术，使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了比较完备的形式。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开始于唐代；在这以前，不过是一些粗具小说雏形的奇闻轶事而已。

当然，在唐代的小说中，也还不能摆脱那种志怪好奇的传统影响，但活动在小说中的主角，已渐渐由神鬼而变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或者说，人的气息压倒了神鬼的气息。

因此，唐代小说家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把中国小说文学拉向人生，拉向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唐代小说所表现的那种清丽幽婉的风格，尤其是那些优美动人的妇女形象（如崔莺莺、红拂、霍小玉、李娃、倩女等等），不仅曾经启发了元明戏剧家的创作，而且也给《红楼梦》以思想上的、审美学上的深远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以及随之而增长的群众对文学的需要，产生了用白话文写成的宋元话本。从创作艺术来说，话本小说并不及唐代传奇小说精美，但它的出现却是中国小说文学

① 胡应麟在《笔丛》中曾说：“至唐人乃许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

从内容到形式向生活突进的一大解放；同时又是中国小说文学走向群众、走向更高发展的一道桥梁。显而易见，出现于十四世纪左右明代文坛上的两个划时代的大作家——罗贯中与施耐庵，他们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无论在取材方面或形式方面，都与话本小说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两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小说——这个文学上的私生子，已经在文坛上争得不容忽视的地位。而《水浒传》，尤能显示我国小说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境地。这是从唐代以后，经过了约六百多年的时间，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天才巨星。这部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成功杰作，它显示了俗语村言在文学上的创造力，不啻是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先声。

总之，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代表作所兴起的章回小说，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虽然，这时瘫痪在“廊庙”或“山林”里的中国古典诗歌还在文坛上维持着正宗的地位，但章回小说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影响，显示了它艺术上的生命力，终于迫使一些封建文士不以“小道”待之了。

标志着文学新时代的章回小说，使我国文学愈益走向群众化和通俗化，所反映的生活领域也愈来愈宽阔，并且担负起非古典诗文所能胜任的文学任务。它从多方面满足了群众对文学的需要，同时又提高了文学影响客观社会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古典小说家，还担当起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们在认识生活的过程中，在探求文学的表现形式和创作方法的磨练中，掌握和发展了某些带有世界意义的现实主义创作规律，从而开拓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道路。

在这一时期所出现的一些小说创作中，已经不仅仅是追求生活中的奇闻轶事或编造曲折离奇的故事；而是有意识地去刻画性格、塑造典型，并且很明显地把这一工作当作创作过程中的重要课题。通过典型形象来概括生活，这一艺术地反映客观世界的特殊法则，在中国文学史上更为明显地确立起来了。例如《水浒传》，就是相当充分地体现了这些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金圣叹曾说：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①

小回应当说，这样的识见在当时是颇为难得的。除《水浒传》外，即使象《西游记》这样浪漫主义色彩很浓的“神魔小说”，也并非专事幻想，而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世故人情为依据创造出富有人性的妖魔形象，并写出了带有某种社会意义的典型性格。这部小说，远不是六朝以来一直缠绵到宋代以后那些志怪小说所能相比。

时代孕育出天才，而天才的出现又给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带来有力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家的创作实践，不但引起了广泛的群众反响，而且还推动了当时的文学批评界。出现于十六世纪明代文坛上的一股文学思潮——公安派，他们的带有革新精神的文艺主张虽然还有缺点，但在对待戏曲小说等新兴文学的态度上，却提出了值得称道的见解。这个文学思潮的前驱者李卓吾，曾这样说道：

① 金批《水浒传》（贯华堂本）卷三。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之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sup>①</sup>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小说文学经过作家不断的努力，终于扭转了人们的视线，创造出新的文学世纪。而这一切，都为《红楼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 三、从古典到现代——《红楼梦》与《儒林外史》

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如前所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到章回小说阶段，已经表现得非常显著和相当成熟；但在十七世纪以前，还没有发展到最高阶段；它还有一段更加成熟、更加完美的发展过程。各种社会现象的发展和变化，并不是始终直线式地上升，而是常常有着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文学运动也是如此。

以《水浒传》为里程碑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在它以后的一段发展时期中，曾经羼杂着许多非现实主义的因素。一些远离生活真实的作品又涌现出来。如继《西游记》而起，出现于十六世纪的另一部以神魔为题材的小说《封神榜》，就离开了现实人生而沉湎于主观幻想的空间。虽然这部小说开始也有批判暴政（纣王）的意思，但它更着重地渲染了神是一切的主宰，而最后又善恶不分一律封神，以至在旧时代竟成为民间供

<sup>①</sup> 李卓吾：《童心说》（《焚书》三）。

神建庙的蓝本。因此，这部小说的消极成份较多，远不能达到《西游记》那样的创作成就。当时这种以神魔为题材的小说还有很多，《封神榜》尚是佼佼者，其它就更不足观了。鲁迅先生曾经给这类小说下了一个非常确当而幽默的评语：“侈谈怪异，专尚荒唐。”

但是，人们究竟是注意和关心现实的。当这类神怪小说涌现出来把读者带入幻想的空中世界时，它毕竟不能再象六朝以前那样的具有统治的力量；当时的文坛上，也出现了许多描摹现实生活情态的作品。人生的悲欢离合，男女的爱恋钟情，以及市井之间各色人物的嘴脸，常是这些小说描写对象。“三言”、“二拍”可算是这类小说的代表。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现了一部几乎与《水浒传》齐名的长篇《金瓶梅》。这部小说，在反映人情世态的细致、多样等方面都有不少成就。尤其是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人物和社会，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可是，这部小说却又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它对现实生活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态度，对生活中一些丑恶现象缺乏应有的批判，甚至是作了低级趣味的描写；以至在书中充满了许多冗杂琐屑和十分猥亵的描写。因此，《金瓶梅》虽然较紧密地靠近了生活，但没有对生活加以提炼、概括，并站在一定美学理想的高度上把生活典型化地再现出来。这样，《金瓶梅》就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成为一部缺乏美感的带有浓重自然主义倾向的小说。

当时的中国文坛上，除了自然主义的创作现象之外，还存在着、并且继续了很长时期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这一倾向，是通过许多大团圆式的“才子佳人”言情小说表现出来

的。这些小说不仅大都是出于主观虚构，而且还夹杂着神鬼怪异、因果报应之类的封建迷信思想。当然，这类小说不能纳入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然而，这类“才子佳人”言情小说之所以风行不衰，却也说明了一个社会现象，尤其对《红楼梦》的产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这就是当时的人们对爱情——这个一直处于封建压迫下的社会问题，有着很大的关心，并且希望求得解决。

可是，这类小说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都是幻想的、不现实的，并且总是企图在爱情的外面包上一层合法的、封建主义的外衣如“状元及第”“奉旨完姻”之类。这种现象，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思想意识水平。它说明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爱情在当时是一个与社会制度相联系的问题。爱情，除了异性之间的自然吸引以外，还需要用高尚的思想情操、特别是反封建主义的思想内容把它充实起来和提高起来。而这一切，都等待着天才作家予以艺术上的解决。

#### 四

“才子佳人”之类言情小说的兴起，还由于一些文人想借此吸引读者。这种用男女恋爱来取悦读者的方式，在中外古今的文学史上是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但是真正把爱情写得富有思想社会深度的作品总是很少，大都是不脱风花雪月的格调，更有的把爱情写成色情。中国的言情小说也是如此。正象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所指责的：“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荼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而《金瓶梅》的作者，亦深堕此流。

但是，这部被目为“决当焚之”而又觉得“非人力所能消

除”<sup>①</sup>的小说，一方面有其严重的缺陷，一方面又有其存在的意义；尤其是从中国文学的发展来看，更是如此。

这部小说虽然越出了现实主义的轨道，但它却是在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下写成的。首先，它取用了《水浒传》中的一段题材，即武松与潘金莲的故事，并从西门庆这个官僚恶霸的家庭生活铺写开去。不过它又和《水浒传》有着显著的不同，即不去追求紧张强烈的故事情节，而是把笔触伸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角落，去表现一些普通的、常见的人情世态。当然，这种情形也已经表现在《水浒传》里，但《金瓶梅》却更进一步把它发展了。

另外，《金瓶梅》虽然也是以章回小说的形式出现，但它已经摆脱了说书人所留在章回小说上的影响。它写出来主要是为了“看”，而不是“说”。当然，这些特点也不是完全出自《金瓶梅》的独创，在它之前已有这种趋向，不过《金瓶梅》却表现得比较充分，比较明显。

总之，《金瓶梅》在创作风格、表现方法以及在更为平实、更为细密地接近生活等等方面，都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了一些新的贡献。难怪，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某些成就，当时曾有人极口称赞为“云霞满纸”<sup>②</sup>。的确，它提供了许多可以为后来的作家继续加以提高和发展的创作经验。

因此，《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与其说是一种低落，不如说是一种继续向前发展的转折。经过这一转折，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小说在创作上又出现了新的、更为成熟的面貌。

① 袁中道：《游居柿录》。

② 袁中道：《与董思白书》。

我们在这里所以比较着重地谈到《金瓶梅》这部小说，也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天才。——这就是所谓“深得金瓶壶奥”<sup>①</sup>的曹雪芹。

## 五

鲁迅先生曾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sup>②</sup>这是一句非常精当的评语；是纵览了中国古典小说之后所得出来的一句评语。如果我们想起鲁迅先生还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sup>③</sup>；那就更加感到鲁迅先生对《红楼梦》作了多么高度的估价！是的，鲁迅先生是第一个从思想和艺术上给予《红楼梦》以最高评价的人。他对其它古典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都有所指摘，唯独对《红楼梦》却作出了带有总结性的赞语<sup>④</sup>。

《红楼梦》确实无愧于鲁迅先生的盛评。它正是汲取了前代作家的创作成果，又打破了传统的束缚，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曹雪芹把《金瓶梅》以及其他小说所提供的一些创作经验，都批判地接受过来而又加以天才的发展。他在《红楼梦》中，也是不去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故事，而是从日常生活中去发掘艺术的宝藏。他不仅在所谓“家常琐屑”、“儿女

① 赤砚斋评语。

② 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③ 见《论睁了眼看》（《坟》）。

④ 在鲁迅先生之前，清末的著名诗人黄遵宪曾说：“《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这个评语也是很高，可惜比较空泛。

“痴情”中深刻地揭露出那一社会的丑恶和黑暗，而且还找到埋藏在生活中的美和诗意。同时，他无论在揭露丑恶和歌颂光明的时候，都是充满了热烈的感情和崇高的美学理想。而这种流溢在作品中的美和诗意，正是《红楼梦》所以不同于《金瓶梅》的地方。

不仅如此，《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曹雪芹把他的笔触伸入日常生活角落时，并不是沉湎于无意义的生活琐事的描写。他扬弃了《金瓶梅》中的那些自然主义的糟粕，剔除了那些缺乏美学价值的、冗杂繁琐的描写，并根据现实生活创造出许多性格鲜明而又复杂的人，一扫过去那种单线条式的或脸谱化的手法。因此，我们在《红楼梦》中经常读到许多饶有意境的描写，以及众多个性鲜明、具有深厚社会意义的典型形象。而《金瓶梅》在这方面则显得非常不足，它几乎没有创造出具有较高美学价值的艺术典型。其中象西门庆、潘金莲等给人印象较深的人物形象，基本上也还是《水浒传》所塑造出来的性格，《金瓶梅》的作者只是把它丰富了，但是并未予以深化。

总之，曹雪芹虽然汲取了《金瓶梅》的一些创作经验，但比《金瓶梅》高得多。这种高，是一种质的变化。正如前人所说：“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sup>①</sup>脂砚斋所谓的“深得金瓶壸奥”，与其说是对《红楼梦》的赞赏，还不如说是一种贬低。

二、曹雪芹所继承的文学传统实际上要比以上所说的丰富得多，所打破的方面也广阔得多。可以说，它汲取了整个中国优秀古典文学的精华同时又富有创造地溶化在《红楼梦》中。

① 诸联：《红楼评梦》，道光元年刊本。